

淵鑑類函

卷五十九之卷六十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

太子

**增**太孫

太子妃

太子一

**原**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

王肅注曰兩離相續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

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

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

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初學記

禮記曰文

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爲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

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  
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  
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  
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  
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

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  
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  
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  
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  
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  
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  
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  
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  
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  
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  
宣王也

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

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初學

記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

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鬢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

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

武帝母也內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  
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  
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 又曰孝  
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  
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  
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

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

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又曰孝

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

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爲皇太子 後漢桓榮

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爲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

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閒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

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

適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

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藝文

類聚

**增**經濟類編曰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

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詔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  
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  
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毀不減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  
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  
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  
所進過少轉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  
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  
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  
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  
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

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  
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闕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  
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  
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  
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  
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

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  
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  
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  
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  
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

女也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  
爭而止由是無忌惡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  
以絕天下望恪臨刑呼曰

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

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 又曰節愍

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  
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又曰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

淳熙卷之五十一  
八  
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

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  
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  
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琚各以母失  
職頗怏怏惠妃謀傾太子帝召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  
固爭以爲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  
帝默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摠  
妃意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  
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瑊  
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

庶人 又曰帝之爲太子也值太平公主構逆左右悉持兩端凡宮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媛方娠密語侍讀張說身且不保奈何育子命挾劑以入密於曲室煑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煑盡覆以告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宮

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帝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掖庭衣冠子畀之詔可得三人而吳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

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劔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  
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  
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  
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  
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  
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

王倓旣爲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  
至德三載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  
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  
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帝曰

建寧朕之愛子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  
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  
廣平始安 又曰郅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爲  
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  
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  
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聞人父  
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

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彞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

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崔羣  
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  
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  
郎召之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  
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  
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經  
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  
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  
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  
河南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

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  
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  
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  
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  
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  
澤賜與之間婚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  
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  
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  
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  
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  
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  
也 又曰元侃既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天祐以來  
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  
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市肆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  
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  
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  
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

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  
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  
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  
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  
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  
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  
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

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  
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  
事及之冀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  
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 又曰包拯  
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  
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  
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  
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又  
曰仁宗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  
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

六歲依違未之行至是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

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

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旣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宮又曰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

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  
帝力疾書之太子旣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  
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  
史曰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  
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  
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  
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  
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  
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  
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

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  
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  
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內選太  
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  
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至三十  
年立爲皇子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昚受禪爲孝  
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  
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  
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  
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

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  
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又曰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  
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  
爲史彌遠家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  
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  
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  
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  
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

知其爲丞相容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嚮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復召二子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更名竑補與莒秉義卽賜名貴誠後彌遠忌竑立貴誠爲帝是爲理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

至榻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  
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遼史曰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  
摯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  
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  
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  
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又曰太祖破忽  
汗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  
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  
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

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倍辭太祖  
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又曰後太祖  
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  
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  
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爲太宗  
又曰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  
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旣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  
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  
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  
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

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  
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  
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  
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至世宗即位  
位世宗倍長子也謚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  
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 又曰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  
酷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内曰是必在諸子下  
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  
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

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所敗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謚章肅皇帝 金史曰國

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

正名位定制度焉

濟安後謚英悼太子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

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真金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提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

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 又曰真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

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邪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埶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

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 又曰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

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  
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  
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  
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  
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  
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  
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  
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  
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  
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

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  
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  
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  
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  
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通  
紀曰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  
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  
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又曰成祖永樂二年  
冊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  
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

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兼侍  
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  
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  
忠以爲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黃  
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弇山堂別集

曰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  
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  
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泄其語爲漢王所訴出  
爲交趾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  
舊憾盆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

顧侍臣解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太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竒曰東宮侍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

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  
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  
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  
竒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瓦剌  
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  
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蹇義黃淮楊士  
竒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  
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竒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竒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尋召士竒至問東宮事士竒叩頭稱太子孝  
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竒錦衣衛獄未  
幾特有復職時金問辭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  
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又曰太

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  
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  
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  
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  
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勲臣某  
者語不謹侍衛挺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旣退亟宣

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  
禁衛所以寬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  
楊士竒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  
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  
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 通紀曰景帝欲易

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  
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玠欲奪  
嫡陰謀使人殺瑠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  
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

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兩尚書之謠 又曰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已晡時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

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  
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  
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

即孝宗也

母紀

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  
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囑門官護視  
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  
至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  
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  
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  
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貴妃所忌至是

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道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爲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太子二

原

樹嫡立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正

之遺德至於建嗣樹嫡非所務也盧植奏事曰王后

無子擇立長親年均以德德均決之以卜筮所以承先

也祖幼海少微注山海經曰無臯之山南望幼海郭璞

少微星一名處士黃離蒼震離易曰黃離元吉注曰

星儲君副主之宮黃離蒼震離易曰黃離元吉注曰

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

之道順成其業故吉也又曰震為長子又曰震為蒼

竹筴天序國貞漢書成帝詔曰定陶王欣慈仁孝順

節微欣為皇太子儲貳明兩烈宗長子也冊為皇帝

太子曰岐嶷表于載誕克廣同乎大守桃主器易

成是用命爾以登儲貳下詳類聚守桃主器易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祀主禮記曰遠廟為桃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

震

洵雷

重海

易曰

洵雷

震又

曰震

為長

子樂

人作

歌

崔豹

詩

四章

以贊

太子

之盛

德曰

日

漢

明

帝

為

太

子

樂

人

作

歌

崔豹

增

吞日

流星

新書

重

光

月

重

輪

星

重

輝

海

重

潤

日

漢

明

帝

為

太

子

樂

人

作

歌

曰

漢

景

帝

夢

神

女

捧

日

以

授

王

夫

人

吞

之

一

四

月

珠

而

生

武

帝

帝

王

世

紀

曰

儋

已

見

流

星

貫

鼎

又

吞

袖

珠

大

禹

翦

鬢

升

榻

安

喜

甚

遣

使

馳

報

明

德

宮

太

皇

太

皇

太

皇

后

五

日

命

名

大

赦

天

下

來

月

翦

鬢

告

天

地

宗

廟

宋

史

曰

真

宗

幼

英

姿

睿

表

特

異

太

祖

愛

之

育

於

宮

中

嘗

登

萬

歲

殿

升

御

榻

坐

太

祖

大

奇

之

撫

而

生

日

樂

懸

明

紀

本

紀

本

問

曰

天

子

好

作

否

對

曰

由

天

命

耳

生

日

樂

懸

明

紀

本

本

本

末

曰

景

帝

欲

易

儲

語

太

監

金

英

曰

七

月

初

二

日

上

然

然

然

也

英

頌

首

對

曰

東

宮

生

日

是

十

一

月

初

二

日

上

然

然

然

然

文

獻

通

考

曰

古

者

太

子

生

則

太

師

吹

管

以

度

其

聲

觀

所

所

協

之

律

有

虞

典

樂

教

胄

子

皆

以

樂

為

教

則

陳

金

石

以

重

重

元

良

冊

拜

宜

徹

古

制

由

唐

季

世

儲

貳

軍

定

國

家

亦

多

故

故

而

禮

廢

樂

缺

至

道

始

冊

太

子

有

司

言

宜

奏

正

安

之

樂

舉

舉

行

百

年

贖

典

中

外

胥

悅

至

天

禧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命

禮

儀

院

奏

改

</

憲宗命禮部會同翰林院擬進太子名不稱旨帝自名

之曰祐堂宋史曰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立伯琮為皇

太子改名春命學士洪遵為太子擇字侍觀選擇

唐書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合璧事類

曰宋紹興初詔知大宗正訪求太祖後伯字行七歲以

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一肥一瘦乃留

肥而遣瘦未出高宗忽云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一肥一瘦

立忽一貓至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貓偶然而過何為

遠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邪遂留瘦而遣肥者瘦即

孝宗肥者名伯浩練歷迎勞宋史曰孝宗以恭王

後終於温州都監英武類已欲立為太子

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

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為皇太子

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

欲其練歷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

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

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

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因請早建

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

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乃立光宗為皇太子

尊號禮成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

欲其練歷庶務周知古今庶幾無後悔耳七年上兩宮

灣

龍符

玉契

天中記曰唐六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給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左者進內

右者付外

唐書曰長安中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

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

考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

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

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

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勅玉契詔可

針擅

擲倒彙苑詳註曰晉愍懷太子舍人杜錫每規勸太子

編曰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人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

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

殿下也太子謝之上

請過家

入民舍唐書曰明皇

游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王琬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

許之至其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

異之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明紀事本末曰仁宗

為太子赴召至北京過鄆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

駐馬問所用民跪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

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窳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

儲宮部

唐書

太子

三

此字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  
 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  
 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矣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  
 稅耶汝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  
 汝毋懼擯發倉廩吾見上自泰也及至京為上言之上  
 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  
 乎

### 寶慶曲

### 黃臺辭

唐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  
 闕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

祭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  
 聲多且哀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下見  
 前

### 緣撞兒

### 漆室女

唐書曰唐文宗莊恪太子稍事  
 燕豫不能一循法又母愛弛楊

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欲廢之羣臣頓首諫御  
 史中丞狄兼謩流涕固爭意稍釋然太子終不能自白  
 其讒而行已亦不加脩也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置酒  
 殿中有俳兒綠撞父畏其顛環走撞下帝感動謂左右  
 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乃誅平日毀短太子者  
 事詞類竒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謂之曰何嘯  
 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  
 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已上總載太子事

**原瑤**

山 伊水 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瑤山其上有人名曰

長琴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 桂宮 蘭殿

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至嵩山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 漢武故事曰武帝生倚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

青宮 元圃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為牆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

題云天地長男之宮 潘尼詩序七 龍樓 雞戟 上

月七日皇太子會於元圃有令賦詩 類聚 張敞晉東宮舊事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皇

曰崇福門雞鳥戟十張 據上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潘尼皇太子集詩曰置酒宣猷庭擊鐘靈沼濱露恩洽明兩遭德會陽春

西池 東閣 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子

呼太子池或曰西池 魏文帝集曰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崇賢 求福 陸士衡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泉 張敞東宮舊事

曰中庶子四人高帷侍中若皇太子入宮與中書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求福坊

銀榜

銅扉

上詳青宮注

漢書曰元帝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許慎說文云扉戶也

**增**東

宮少陽

下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

子居之也

天中記曰魏收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以西而為禮翰苑新書曰梁簡文上昭明太子表正少

陽之位主承禛之則

唐書曰

東朝

東儲

天中記

武后撰少陽政範賜太子賢

顏延年詩帝體麗明儀宸作詩昔余與子繾綣東朝

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齊文惠太子詩正位東儲善

儀宸

韻林曰中宸天地交

立名尚又正體

承華

會之際儀宸太子居

也事詞類奇曰漢宮

殿名云太子門曰承華

香殿

別院

元史曰太子真

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

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唐書曰太宗嘗命太子治遊

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

元圃池

樂賢堂

事詞類奇曰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築立亭館與朝士諸賢泛舟元圃池番禺侯執盛稱

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執大慙天中記曰劉孝綽掌東宮管

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皆為昭明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

旬日一還

不令居外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疾未全平詔太子間日聽政於金

液門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宋史曰孝宗時寧宗

當出閣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已上太子居處

**原**

赤旄

黃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又曰皇太子鹵簿有黃麾

鸞旌

象輅

廣徐

東宮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旌沈約宋書曰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輅

花

枕畫幡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大漆枕銀花環鈕自副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輪青

蓋畫幡文

銅羊

金馬

張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銅水羊一枚管自副吳志

諸宮部

諸宮部

太子

三

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魏黃初二年立為太子嘗失盛水金馬孟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

建

九旗

舞六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又曰皇

太子大小會庭設

丹霞刀

彩虹劍

魏文帝典論曰

三廂樂舞六佾

似丹霞又曰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增元

服

執圭

唐書曰太子弘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所不忍

聞願讀他書乃收受禮及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

殿摘采古今文章號搖山玉彩凡五百篇宋史曰太宗至道元年詔立皇太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

代無太子執圭之文按周禮公執桓圭公即三恪之後乃上公也晉制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如

王公之制執

玉冊

金輅

宋冊太子冊用珉玉如乘

曰世祖至元十年立真金為皇太子受玉冊詔曰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

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為不顯立

家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弘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

立爾為皇太子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

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

金寶宋史曰孝宗乾道元年制立鄧王惲為皇太子

禮官言皇太子朝謁太廟別廟當袞冕乘金輅設仗從

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

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太子玉印文曰大本堂記成祖賜太子玉押曰人主中

正及仁宗即位時宣宗方為皇太孫復舉以賜之

文獻通考曰建文帝在儲位嘗

### 青蓋車

### 朱明服

後漢

輿服志皇太子錫青蓋車山堂肆考曰唐明皇立忠王

與為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絳紗袍太子曰

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

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袍為朱明服乃從之已上太子

章服原夏啟周誦史記曰夏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

啟賢天下屬意焉諸侯皆去益而歸啟曰吾君帝

儲宮部

又曰周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周

太子

周

周

周

發 漢莊 尚書中候曰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

孝明 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生而豐下十歲能通 魏

春秋 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尚書

丕 晉紹 魏志曰文帝諱丕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

固 獻敏能鎮定大事 何法盛晉中典書曰明帝諱紹

字道 畿中宗踐阼尊號為皇太子東宮敬禮賢士昵近

德明 增 子啟最長 雉奴仁懦 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

今縱 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而禪焉而曰豫建太子

是重 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啟最長請建之以為太

子乃 許之 宮使 押班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豆盧

為宮 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太子繼岌為使 真宗

天禧 五年制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會皇太子

班 押 開封尹 中書令 宋史曰宋以太子為開封尹 兼樞密院事 原 四術 三善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 已上太子位 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

士之嫡子國之後選皆造焉

金聲

陸士衡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茂德川流天姿玉

響以金聲

五稱

三至

周語曰靈王太子幼而聰明

晉與之言五稱而

漢幄

周寢

並詳

寢門

馳道

並詳

嘗藥

省膳

禮記曰太子朝夕至於寢門外問

勸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

問豎

禮記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

齒類聚

春誦夏絃

撫軍監國

禮記曰凡學世子學

師詔之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

故曰豕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推讓

不凡

儲宮部

儲監類聚

太子

子殿廡帷次班在宰相上宮僚稱臣真宗為太子皆推讓不受宋史曰史彌遠以鄭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使教宗室子時清之日教昀為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吝口彌遠又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然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

藏書

善畫

史曰太子信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鑿

陽知音律精醫藥延炳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課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騎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清內難

為元帥

明皇為臨淄郡王率萬騎兵入北

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至德二載以廣平郡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回紇等兵克復兩京德宗為太子

為天下兵

關門步

肩輿入

唐書曰廣平王為元帥

關而卜步出木馬門然後復騎經濟類編曰宋仁宗

以宗實為太子宗實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

五日一開資

善堂

一月再至中書省

宋史曰仁宗大中祥符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

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冊為皇太子四年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鄉立聽輔臣參決諸司事元

史曰世祖嫡子真金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必再至

中書

減依字

測甌名

合璧事類曰唐穆宗為太子韋綬入侍讀太子書依字輒

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邪綬白之帝喜賜綬錦綵事詞類彙曰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

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意之誰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

子

誦詩無荒

寫經祈福

唐書曰順宗為太子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宮人

為擢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宋史曰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

早建儲又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

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為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端謹珪等稱賀

母持大心

知

儲宮部

有聖德

元史曰太子真金受命巡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札刺忽及從官伯顏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

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皇上有訓欺

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為欺罔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為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

者抄深者底蓋言貴有始終長必極其抄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太子曰皇上有訓母持大心大心一持事

即隳壞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有合也至王恂陳說尤多宋史曰英宗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猷為而

天下陰知被服如儒生沿途問民瘼明紀事本末其有聖德

子監國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如儒生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太

子過鳳陽謁祭皇陵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訪沿途東宮二十年監國二

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十年唐書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疾病享國日淺通紀曰明仁宗見星變

明日早朝罷召塞義及楊士奇謂曰監國二十年為讒  
慝所構心之艱苦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

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淚  
**原問杜禮荀**  
晉中興書曰

為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魏志曰

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太子問

病獨拜於牀下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初元中立皇

書授太子續漢書曰劉昆少學  
**卜賦**  
溫箴  
下蘭

施氏易明帝為太子以易入授  
**二疏**  
四皓  
漢書曰地節三年

子賦曰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沈思泉涌華藻雲浮  
聽之忘味奉讀無倦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太子中庶

侍臣箴甚有補益  
**二疏**  
四皓  
漢書曰地節三年

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  
五歲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大夫故人祖道東都門外道

路觀者曰賢哉二大  
**四友**  
六傅  
上詳類聚晉公

夫也  
下詳類聚  
**四友**  
六傅  
卿禮秩曰愍懷立

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事始置詹事承  
**師友**  
**賓客**

文書關由六傅公以聞時號太子六友

諸宮部

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幼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西京雜記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也

端士正人

司過虧膳

大戴禮曰昔周成王幼在襁褓

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又曰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

迎門

拜

傳唐書曰晉王治為皇太子蕭瑀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

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宋史曰真宗初正儲位李至與李沆

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傳禮真宗每見必先拜神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讀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

拜

游習

謙沖

山堂肆考曰元稹書成王始為太子

康叔與游目不闕淫艷耳不聞嬉笑居不近庸邪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宋史曰李至等上表辭太子拜禮太宗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奏以

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予之心哲王師名儒傅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又曰汝當更求古哲王以為師詳上翰苑新書曰後漢班彪上言皇太子官屬宜

博選名儒有威重明不在學書隨事規正宋史曰通政事者以為太傅

太子時太子諭德見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應舉

選學士不在學書元史曰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厚聘贈之額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

規正良多裨補今鮮有其匹也講官非正不陳經幄日侍不出紀

事本末曰侍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

譏否士奇曰講官非正不陳此本宋人胡瑗之說也太

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邪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元真金太子時侍經幄者如  
王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

喚醒此心 心猶印

版元史曰諭德李謙夾谷之奇嘗進言於真金曰殿下  
睿性夙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

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  
所當留心敬陳十事而以正心為要曰太子之心天下

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  
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

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  
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須嘗喚醒此

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固本澄原莫此為切  
編曰太子嘗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詩衡言人

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  
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 致書稱

名惶恐 齋書贊善先生

唐書曰唐制太子致書三師  
必前後著名稱惶恐 明紀

事本末曰仁宗在東宮嘗手書與贊善徐善述言覽卿  
為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輔予為勞似卿朴直苦口  
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獨予成  
業惟望金石之言曰甚一日毋犯鱗觸諱之慮予今欲

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  
以黃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子懷書函曰皇太子齋  
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  
述字也已上太子輔翼

### 太子三

**原成業**

漢書曰太子成萬世之業

繼體之慶

長男

東朝乾之長男

元子

成王顧命

鳳笙

太子晉吹鳳笙於洛濱

鶴禁

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

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

作樂

山海經曰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處嵒山作嵒山之樂也

吹銅

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戶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

抗法

成王幼而不能

莅祚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喜頌

漢太子喜王褒

甘泉及洞簫頌太子

七噐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噐

弧矢

桑弧蓬矢

六以射天

好儒術

後漢章帝立為太子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拜太傅

諸宮部

諸宮部

太子

三

晉賀循字彥先世為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

教以禮

禮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

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諭諸德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

德也

太子出會

晉太子出會在三恪下王公上也

羣臣見儀

符問王

公以下見太子儀及所衣服國子博士車領議朝臣宜朱講憤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祐慶太子稱

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中壺謂宜稽則漢魏闕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

宜構憤而已

輔翼歸道

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

監撫

餘聞

文選

作禡祝

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禡使東方朔枚舉作禡

祝

生甲觀

漢書成帝紀曰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注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

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北堂書鈔

搖本

漢高欲廢太子叔孫

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為戲

亂本

傳嬖子配嫡亂之本也

不安

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不樂

漢太子體不安

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

思子之宮

歸來之

臺

白帖漢房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歸也

太子君之貳

太子國之棟

國語

記過之史

徹膳之宰

大戴記

太

師持銅

太宰持升

大戴禮青史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

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升西階

見南郊

命膳宰

報

至尊

語林

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

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

魏志

潛思書籍

魏志

遊談莊老

王隱晉書

安車

班論

漢書

輿輪徐動

娛侍朝夕

入侍諷誦

兼資

敏達

東觀

先習教訓

魏文

義德允休

聽亮雄斷

世紀

諸宮部

諸宮部

太子

一日之長

魏文帝

聽允之德

薛瑩漢書

恭敬而溫文

教

踰而德成

並禮記

行不正履

不脫冠帶

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

漢書

天地降祥儲君應祉

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

太子名號繫於百姓

並漢書

從者文學託乘後

車

魏文

文帝得立喜抱辛

毗世語初文帝與陳思王爭

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

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

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慶由一人萬國作喜

曹植

寬惇謹

慎文詞博敏

漢書北堂書鈔

**增**至孝自天性與道合

聰敏

慧悟機思若流

沉毅好斷理詣自幽

疾諛亮物雅

悅直言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

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輕財好施勤恤民隱

慕容儻 司徒左

長史李績言太子大德有八

選重師保慎簡宮僚

定齒胄講業

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

唐元稹論教本

帶刀一枚

蒞誓一

合

隋文帝戒太子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賜汝以吾舊帶刀一枚并蒞誓一合汝

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道契生知

梁昭明太子

名高盛古

經濟類編曰唐

元稹言太宗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人與之游習不三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

致是乎游習之漸也

**原**位尊儲副

德茂元良

合洊雷之象

洊雷震也

居明兩之位

出龍樓而問詔

入虎闈而齒

胄

游洊雷之講肆

齒明離之胄筵

繼正體以為

大本

毓明德而居少陽

白帖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諸宮部

開盤類函卷五十九

太子

七

觀德行而審喻之

選端士以衛翼之

爵以王嗣

漢書

味爽而朝

韋昭並北堂書鈔

**增**國之上嗣古者元良

文

昌著於前星拒鬯由於守器

周王褒箴

蒼震發前星之輝

黃離表重輪之瑞

劉禹錫箋

絢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

月

辨正論並天中記

**原**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

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尊高堂懸鏡

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

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

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

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  
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  
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  
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  
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  
七經咸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  
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恒榮延賢博望苑視膳  
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斂笏端士後  
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輸同策乘甲觀齊蓬  
瀛 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屬上德

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旣受業賀  
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  
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釣鼈匪  
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濫誅隋江總宴樂脩堂應  
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  
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暉連樹彩簷影接雲  
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  
庸疎濫應阮衰朽慙連章唐虞世南追從鑾輿夕頓  
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  
苞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

晨飈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  
潮撫已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謠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邇  
皇京暫以綠車重言承朱邸榮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  
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芳嘉節神襟餞送情  
金輅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  
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釣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  
良知久酬恩識命輕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屬  
元良遯矣凌周誦遙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

場地分丹鷲嶺途間白雲鄉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涼  
珠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輶遙空懷壽街吏尚隔寢  
門朝地首瞻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榜瀝思叶神  
飈帝念紆蒼陸乾文煥紫霄歸塘橫筆海平圃振詞條  
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增**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

曰地出雷初震天并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  
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戶戶是堯封

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內賜茱  
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卮三宮千萬壽剩費若干詩

又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  
佻文老別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鑑聊寓野人  
芹 趙彥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  
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橫槊少全篇小吟青着梅梢句  
一日東風四海傳

**原**賦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  
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  
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

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  
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  
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  
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  
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  
子旣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  
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  
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  
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

風 又夏侯元皇穎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  
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  
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穎之盛始時維孟秋和  
氣淑清良辰旣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  
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  
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 頌 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  
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  
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  
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

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  
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原**

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載生淑穎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  
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  
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旣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  
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  
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有芳  
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旣集天祿永綏篤  
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竒穎發翹清藻

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  
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  
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  
皇極思媚紫庭亦旣涉學導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  
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  
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考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  
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温  
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鳩毒痛矣太  
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

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  
躅嚴宮絕命禁闈幽樞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  
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  
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欃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  
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  
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旣濟洛  
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原**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啟塗銅池從殯  
葆鐸旣行枚縉且引皇帝痛染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

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欹於承光式睠元良永懷人寶  
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  
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僞  
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餽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  
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  
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  
朱纓旂旗旖旎鸞轟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驂  
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夤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  
氛程月志侵動年司素妓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  
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醫反轍高議虛演竒文徒說遠賓

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  
寂庭帳深陰鶴關晝掩鳧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饌如臨  
曖徽儀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  
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總葭  
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  
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  
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  
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  
顧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  
曰蜃輅戕軒龍驂躅步羽翮前驅雲旗北徭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  
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  
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  
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  
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絀素殫極丘墳騰  
袞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浸沴  
褰象星霾恒曜山積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  
蔭詔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菱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饜饜孤燈翳翳鳴

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挺夙啟元宮獻成武校  
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  
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  
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  
蹠足以駿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  
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旣將反  
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  
嗚呼哀哉

**原**詔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  
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  
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  
大赦天下

**原**教魏文帝答卞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  
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  
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增**制唐內制冊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  
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焉爾有文武仁孝之德  
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構逆窺窬神

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誅  
其兇惡以之康濟主七鬯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爲皇  
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  
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慎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  
德遠於儉人則萬邦以貞庶答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  
哉 又開元三年冊郢王爲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  
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祧執經陳東序之容端冕見南  
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郢王嗣謙忠肅恭懿  
元亨利貞遵在鎬之惠慈稟生譙之祥應學能知道孝

乃因心書及春卿懸知早秀言窮叔譽遠愧生知當試  
象之年備成人之敏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爲  
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說爲本  
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  
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  
輝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慎歟

**增**詔唐立晉王爲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  
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旣義在於至公  
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  
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

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  
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今承  
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  
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爲皇太子  
可令所司備禮冊命

**原表**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  
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  
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  
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

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  
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  
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  
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  
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濘  
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  
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僞辯於  
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  
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  
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

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  
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  
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  
歸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  
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  
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  
綿綿之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摭狂狷之  
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  
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  
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

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  
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其經學智囊慙其  
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憑陵而  
已哉玉折何追星殞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  
比周儲緱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  
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  
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安姬  
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  
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

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  
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  
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  
宿特乞一至寢門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  
聞姬昌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旣歿傳雅頌於千祀  
夏啟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  
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  
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  
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發  
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

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  
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  
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  
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駢驂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  
次遺藻勒成卷軸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

臣聞周固本支實資明兩漢啟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  
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  
藉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  
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  
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

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祇蹈舞周庾  
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  
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旦  
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  
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  
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水落

**增**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  
辭臣子之心固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瀝  
懇上聞冒嚴亟請丹誠罔感皇睠來昭戰兢失圖精爽  
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

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著龜以承主鬯臣幼  
非樂善長未好儒慈獎特深愚蒙不易教之羽籥有味  
樂章訓以詩書終述義府遊虧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  
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  
官謗今謬塵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  
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  
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  
俾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  
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  
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觀風設教者將以

弘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  
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  
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膏澤  
未流御雲臺而不懌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樞會百  
物阜殷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纏朱鳥  
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雉雉詳  
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  
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浴觀河况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  
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  
昔常服餌近更躬親睿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

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巡  
狩務從寬恤猶望白露涼風然後清畿灑道下不違於  
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關中  
屬縣畿內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  
令賑贍求轉徙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廩食家懷  
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來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鑿俯  
察丹誠迴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瀝臣三朝問寢常  
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承言於聖獎輒陳冗職輕進  
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  
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

動靜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載懷四海爲  
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  
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歲儲微耗年穀未登睿  
旨憂勞宸情戒惕菲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  
廚膳而徹鍾懸重取黃軒之事由是神靈盼饗景氣氤  
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  
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  
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庖殷帝之  
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議其非唯  
此小心將乖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

作基人以君爲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已勵精  
無違早晏停滋罷味已隔歲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  
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萋蒲知送涼之地芝  
英識駐壽之期豈使眇眇燧皇獨流名於燔炙悠悠黃  
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  
胄序學書禮而空勤朝夕寢門視寒溫而未即 皇太  
子請脩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  
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閭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  
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  
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歲

起攝提而位序光薰萬物豈直芝珥莫茆澤加四海寧  
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  
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  
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  
足奉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太師徵  
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歲餘  
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  
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  
三絕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  
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

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舉其蕭稂撮其樞要  
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盡今昔  
之能事商權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  
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  
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  
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羣書刪  
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旣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旣天  
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竊遂臣誠  
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  
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

謠臨梓池而高會一遊蘭芷佇變蓬麻區區之誠敢希  
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  
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  
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  
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  
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  
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  
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啟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  
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  
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歡抃之至 宋人賀

立皇太子表曰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庸  
鼓異申之號慶關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  
允塞天職覆地職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  
計眷乃承桃之重居無在傅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  
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  
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  
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  
足不知其舞蹈

**增**啟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  
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

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  
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  
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  
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  
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  
曾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  
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  
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  
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  
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

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觀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啟本以代書紳

太孫一增

**增**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爲世嫡皇孫宣帝  
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旣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  
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  
立臧爲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車服侍從  
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薨惠帝復阼立襄  
陽王尚爲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祭爲太孫  
太傅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  
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  
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

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爲  
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  
始自此也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爲太子時生東宮  
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又曰高宗  
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  
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  
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  
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  
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  
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

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  
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  
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  
諶政和七年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

金史曰世宗八年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幹以名馬寶  
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  
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旣而皇孫生是爲章宗  
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  
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

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  
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  
太祖曰善九月立爲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

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  
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  
闕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

以皇太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  
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  
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  
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太孫二增

**增**慶宴

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

會就甲觀之慶

出閣

通紀曰永樂五年皇少師出閣

故就卿為樂耳

開府

唐書曰高宗為皇太孫重潤

鄭禮等侍講讀

置官屬

睿宗長子憲武后

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

閣開府

置官屬

守北

桑復生

太平御覽曰晉惠帝立臧為皇太孫

山為字

金史曰世宗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

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

好聖孫

明紀事本

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為章宗小字

命輔導

六年命

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

丘福賽

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  
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  
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  
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皇孫手書

太平御覽曰齊昭業立為太孫居東宮昭  
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宗勅皇孫手書不

得妄出

東宮圖記

通紀曰成祖榆木川之計太子遣  
太孫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曰

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楊士奇曰殿下未踐阼有事  
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  
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故事以此封識  
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  
御儲位久未定浮議誼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

一日見三天子

唐明皇臨澡皇嫡孫喜

是第三箇

天子

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宗長子六七歲時德宗抱  
至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

德宗異而憐之貞  
元四年封廣陵王

家人子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  
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

諸宮部

太孫

皆稱家

皇曾孫

漢書曰皇曾孫在獄望氣者言長安

人子  
詔獄繫者一切殺之內謁者令郭懷夜到郡邸獄丙吉  
爲獄吏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  
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  
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太子妃一

**原**

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

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

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  
警有四妃虞舜有二妃

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  
之正嫡稱妃漢因之 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

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 漢

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

太后爲太子取以爲妃。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配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

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

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增

太平御覽曰齊文宣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鈿十餘枚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

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

武德九年冊爲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

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唐書曰肅宗妃韋氏兄堅爲李林甫搆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禁中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

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俟異日必  
以爲配及長遂成婚濮邸 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  
軒備禮冊朱氏爲太子妃 又曰度宗爲忠王議納妃  
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嵒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嵒亦  
罷去臺臣論嵒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  
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  
戒相成之道乃冊爲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  
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翰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  
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  
腹心然未嘗助彼爲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

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爲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見緝駝茸女子歎美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名伯藍也怯赤一名濶濶真弘吉刺氏也

### 太子妃二

**原金璽**

瑜珮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細纁朱綬珮瑜玉

龍枕

鴨

燈

晉東宮舊事曰

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環鈕自副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

文履

花籠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花履一量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

諸宮部

諸宮部

太子妃

三

籠二具

龜鈕

雀鈕

上詳金釧注  
東宮舊事曰

同心雀鈕一具

袞

帶

綺綬

上詳類聚  
納妃有絳地織成綺綬  
又曰皇太子

四望車

九鈿

函

上詳類聚

具九鈿函盛之

冊命

筮吉

晉起居注  
云元帝太

興元上臨軒使冊命拜晉王妃  
庾為皇太子妃  
宋書曰後廢帝仁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

智深孫女太始五年太宗采訪太子妃而後父祖已  
亡弟又弱小門無強蔭以卜筮最吉拜為皇太子妃

景殿

畫堂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  
悲患發病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

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焉時預擇者五人政君  
獨不絳緣諸于使侍送入太子宮見於丙殿得御幸有

身立為太子妃於甲館畫堂生子  
即成帝也畫堂太子宮中之堂  
稱萬歲有五可

並詳司徒公女

新安主生

上詳類聚  
王隱晉書  
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

受太常王獻之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  
孝武帝以後少孤無兄弟故為安帝納為太子妃  
孝武帝納采聘

太子妃王氏百官朱服會於新安

**增** 盡孝

孝謹 唐書

曰高祖時隱太子爨閱已構秦王妃內盡孝事高祖謹

承諸妃消釋嫌猜元史曰太子妃潤潤真性孝謹善

事至宮世祖每稱賢德媳婦侍昭睿明聖皇后不離左

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捺令柔軟以進妃生順宗成

宗 仁順 順適 唐書曰順宗良娣王氏以良家選入

賜之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冊為良娣性仁順宮中化其

德莫不柔雍順宗既即位病已絲頓后侍醫藥不少怠

姊俱被選入宮后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平陽郡邸 有

婦德 擇淑媛 唐書曰高宗太子弘妃裴居道女有婦

禁中遺使泛至諸臣家為王擇妃韓維為王記室參軍

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

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

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

止 太平御覽曰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援

諸宮部 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援

太子妃

太子妃

太子妃

太子妃

蓋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夫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辜恩不報而妻子恃恩獲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搆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唐書曰開元十六年時太子瑛加元服詔九品官息女可配太子者有司採閱待進止遂選太常少卿薛紹女為妃

### 教女儀

### 倚母家

宋史曰哲宗既長宣仁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孟后年十六宣仁及

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唐書曰代宗天寶中封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秘書少監崔珣

妻韓氏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為妃生子德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媚諸楊誅禮寢薄黑鳳集

### 營

### 白雁入苑

宋史曰光宗李皇后慶遠節度使道之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

異之遂字曰鳳娘道士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

妃乾道七年立為皇太子妃唐書曰高宗時太子弘納妃有司奏贊用白雁適苑中獲之高宗喜曰漢獲朱

雁作為樂府今得白雁為婚

親執庖爨 護侍起居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間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

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

賴也自此無易儲意 懿宗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

在位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

端妃護侍左右慰 禮異諸婦 宜配冢嫡 唐書曰憲

安起居終得無恙 汾陽王之孫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昇平公主素

貴故禮之異諸婦 宋史曰理宗語大臣曰全氏女言

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 祭祀遂冊為皇太子妃

**原**詔唐太宗冊蘇亶女為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

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秘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

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國史譽流邦國正

位儲闡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施行

諸官部 太子妃

**原**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亶長女  
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  
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  
命立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哀冊宋謝莊皇太子妃哀冊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  
輶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繆之掩綵悼副禕之  
滅華行光旣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璠有毀郁烈無  
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灑流凝漢祥  
發桐珪慶昭金算毓景帝里飛芳戚閑秘儀施谷升音  
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

藻四訓抽光葳蕤蕙振婉變瓊相清徽就遠侵沴方搏  
臨華罷翠當曄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  
變容衣中庭草曖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朝闌霜侵  
燭昧風密帷淒驚葭夕轉龍驂夜嘶筵旣訣兮奠旣徹  
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蓋透遲而顧低素紉  
斂維華輶解馭山燧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沈  
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翻  
翻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  
薦阻咨我儲貳締縉江澣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

洪鍾類函卷五十九  
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  
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糾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  
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  
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  
期澄金波而映鑿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於漢表  
動嘶挽於雲基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淵鑑類函卷六十

帝戚部

諸王

公族

外戚

諸王一

**原**案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太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

之制以郡縣子弟爲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  
侯而王之號謂爲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爲土無  
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  
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  
公

公

以上並見齊職儀及五代史志初學記

**增**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

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  
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  
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  
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

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文獻通考

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

暮親爲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閣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荆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爲郡

王

翰苑新書

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

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

宋史

金熙宗天眷元年

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

封王之郡號十

以漢遼唐宋梁秦殷楚類皆昔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

其

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元宗室駙馬通稱諸

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王者但稱宗王明太祖旣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爲王

置相傳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  
凡親王嫡長子爲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  
王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  
軍元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  
授奉國中尉著爲令

續文獻通考

原漢書表曰諸侯王高

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

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  
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  
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  
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

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

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

土與之使立社煮以黃土且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爪

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

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

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漢書曰楚元王交

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語言

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又曰初楚

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

設醴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與齊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

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

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踞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

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踞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又

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

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

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

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

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又曰魯

公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僻中得古

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善鼓瑟

一作琴

不喜

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爲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  
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  
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  
子也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  
問訊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  
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  
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

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  
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  
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  
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  
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  
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  
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  
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  
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

法鏡類纂卷六十一  
輒驛馬下問興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鉅鹿樂成  
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  
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  
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  
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  
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  
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  
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

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中山王袞少好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

道而好乘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  
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  
爾奈何作博士邪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  
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爲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  
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  
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  
爾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  
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  
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  
就人借書皆爲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

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  
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旣坐上又親奉  
上壽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  
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  
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又云長沙厲王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  
晉書云西陽王羨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  
帝幼冲詔羨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

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  
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元玉 又注曰今制  
王國戶二萬爲大國不滿萬戶爲小國也 沈約宋書  
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  
屬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  
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  
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  
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  
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  
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

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西第延才俊以爲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皆奏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

郎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

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

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藝文類聚

**增**太平御

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

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

為宗室領袖後為中書令蕭贖使庾華來朝見澄音韻

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

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

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

疲 事詞類竒曰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  
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  
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  
飲其元奧忘其褊恠是以入彧室者謂爲登仙 唐書

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  
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  
私愛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  
臣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  
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  
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

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  
餘州遂圍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  
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緩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  
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  
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  
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

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

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  
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太  
宗稱善 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  
慶數窘乏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

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爲官奴  
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  
宗皆號慟帝爲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  
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  
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開  
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守禮惟弋  
獵酣樂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  
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  
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爲歡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

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三四累創痕  
膚前雨則沉懣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爲惻然 又曰初  
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  
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  
其真藏於家旣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  
卒爲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弑而  
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邪睿  
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  
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  
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

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  
下諱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  
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

憾於房瑄因進言於肅宗曰瑄爲聖皇建諸王爲都統  
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  
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  
也帝由是惡瑄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  
職固辭移書房瑄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  
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邈  
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爲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

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節  
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  
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

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  
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  
乾符門為王授經鄆王立是為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  
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  
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  
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  
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

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勅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末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穎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

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  
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弑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  
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  
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  
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  
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  
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  
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  
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  
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

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剄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

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異日除授并改正

之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  
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  
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徙王蔡以王府史  
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  
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  
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  
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太舜親愛之道願陛下  
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  
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  
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

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矚竑動息必以告宮嬖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竒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昫旣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

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  
前舉哀畢引出帷旣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  
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遙  
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  
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捽其首下拜帝加竑少  
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  
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  
加以黃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  
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  
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

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竝疾因逼  
縊於州治帝輟朝賻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  
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  
昱等每以竝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

本名幹啜又作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  
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  
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  
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  
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

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蹙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鑄王永

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起居於上京旣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紀曰太祖洪武三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

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封諸子爲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明紀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

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媛送京師削爵廢爲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

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羸秦之陋封建諸王爲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黷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

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  
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  
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  
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  
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手求生活乎遂闔  
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樽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  
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弇  
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  
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  
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

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  
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又曰仁宗朝韓王冲烱襄王冲  
秋樂平王冲炆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獎諭比之  
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  
襄王瞻墟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  
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  
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  
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  
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

教 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輦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旣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旣復護衛益驕

橫矣 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

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  
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  
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諫

諸王二

**原**

麟趾

犬牙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振

信厚也于嗟歎辭也漢書曰高帝

犬牙注毛詩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

初封冊書曰爰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為魏藩

輔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為王所以維

燾土苴茅

金璽駝鈕

上詳類聚初

諸侯王黃金璽素駝鈕

**增**曆數

建國

唐書曰李百藥稱曆數之長短不在封建

佑言天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

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

國利一宗建青社赤社青社蓋東曰青南曰赤

郡利百姓廣陵厲王策主陝徙封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

曰受茲赤社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將行建成等使人密

說高祖沮之事遂寢鬱林王恪貞觀十年改王吳與

魏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

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爲君

臣內爲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勝衣賜紫翰苑新

汝以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勝衣賜紫書曰史

三王世家云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位號以廣

藩輔唐書曰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

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爲王者出閣朝

賜紫餘皆服緋後從帝至蜀者皆服紫

廟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

門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至檢校太傅同中書

功郡王平章事終太祖世不封王爵太平興國間始封武

帝咸部五代史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封長子從榮

諸王

爲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  
乃建議告廟於是從禁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  
冊出載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禁  
長琮十三年十一王同封十五年與十王並領節度不  
出閣代宗大曆間田承嗣不臣而昭靖太子薨無疆  
土帝乃悉王諸子領諸鎮歸南班減歲祿宋史曰  
軍威天下然皆不出閣  
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  
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前未建秀郊時  
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  
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則廢法蓋歸之南班俾無  
吏事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  
曰明世宗時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爲書  
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  
成未發以示張孚敬孚敬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  
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  
下凡全支俸者量爲遞減以示撙節上不累行嘉靖末  
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屏京維服分封太侈  
郡王以下各辭減歲祿矣

新書顏延年應詔曲水曰昔在文昭今維武穆於赫王  
宰屏京維服注王宰謂宋彭城王也為京室之藩屏維  
持五服之諸侯也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九年訓導葉  
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畧曰國家懲宋元孤立  
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  
都城宮室之制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怨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地而奪之權則起其  
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  
朝防之無及也願及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  
制滅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  
定可以世為藩輔太祖終以為離

諸王為將百子

並封弁山堂別集曰諸王將兵者明初皇姪文正以總  
征北楚王湘王征五開洞蠻俱領勅為大將軍統兵公

侯皆節制永樂元年初下京師制高陽郡王高煦充副

將軍北平開元諸衛及從征官軍為聽節制高煦成王

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

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

皆龍準極異事也以上總裁封建

原二南兩

東

毛詩叙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本潘岳西征賦曰我祖安陽言陝陝郭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

乃

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于關唯騶虞應乎

鵲

巢東觀漢記曰東平憲王蒼寬仁宏雅光武崩明

帝

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托六凡之孤臨大節

而

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魏志曰臨淄侯善屬文

徙

封東魯衛梁楚左傳曰管蔡郈霍魯衛毛聘部

阿

王漢書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

之

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二等爵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奄

有

龜蒙為晉桐葉衛梓材史記曰唐叔虞者武王

葉

為珪以封叔虞史佚因言請擇曰立叔虞成王曰與

之

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後為

晉

故毛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又曰衛康叔名封周

武

王同母弟也封為衛君居河淇間周公懼康叔齒少

乃

申告康叔作梓材篇言增狹小並邊山堂肆考

增

狹

小

並

邊

山

堂

肆

考

舉

左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舞稱壽長沙定王但張袖小

旋

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明紀事本末曰初明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

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據名藩擇形勝堂別

集曰明封秦晉諸王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置

相傳以下官屬與京師亞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

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

與講分禮伏而拜謁續文獻通考曰高巍上言太祖

既定中國體三代之良法擇形勝之重地建封諸子陝

西百二山河其入驚悍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

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

無名山大川之限隔其南冀州真保大名所謂桑土之

野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其北雖沙漠不毛然廣蓄馬羊

其人不耕不蠶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以興故以燕府

王之四川雖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其餘

楚湘齊兗寧遼代谷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分封過

當優以大封止食數縣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

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

封食二十九縣明帝永平中封王子恭等六人為王

帝戚部諸王

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止食  
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漳名不稱

財賦地不封

太平御覽曰楊雄隋文帝族

帝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

謂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續

文獻通考曰明周王橐太祖第五子初封吳國錢塘已

而上謂浙江財賦地不以封改開封國號周 兪山堂

別集曰明諸王所封之國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

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而他省不與焉續文獻通考

曰寧王權太祖第十七子十四年封國大寧從成祖起

兵靖難及成祖正大位因乞改南王初欲得蘇州帝曰

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五弟初封錢塘為吳

王皇考以為不可改開封建文封其弟允燧為吳王竟

不克享寧王後乞封南昌

從之以上載所封國

云帝初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

共室出則同輿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  
帝初即位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  
三年入朝甚縱橫嘗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  
入宿

北宮

因留國邸

東觀漢記曰清河王慶永元四年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

宿止

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成帝無嗣體常不平方定陶共王來朝上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

且不復

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因

禮如家人

爵比皇

留國邸

朝夕侍上甚見親重

子

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后前孝惠以齊王為兄置上坐如家人禮下詳類

聚

御雲母輦 設鐘簾懸 傳暢晉公卿禮秩曰安平

九旒

駕馬御雲母車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疆兼食二郡二十九縣租十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置

虎賁

洗頭宮殿 增五王供帳 千鴿集庭 山堂肆考

設鐘簾

之懸 五王帳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朝罷多從諸王遊禁

中拜跪

如家人禮按諸王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範薛王業幽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改寧王唐書

曰帝於

敦睦蓋天性然雖讓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

有鶴

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淡日魏光

乘作頌

以為天子友梯之祥帝喜亦為作頌 臨觀

帝衣

諸王

行幸 宋史曰真宗時寧王元偃首冠藩戚益自脩廟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臣曰朕每令宗子

作詩習射間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偃邸第宴從官

宮僚罪會試七言詩元偃奉鶴上壽賜襲衣金帶器幣

緡錢又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晡從官退上獨以

中官從幸元偃元儼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

輿入朝 劔履上殿 唐書曰唐襄邑恭王神符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歸第太宗就第慰問

又今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士挾輿以升 宋史曰楚

王元佐真宗兄也加太師尚書今兼中書今遂拜天策

上將軍興元牧賜劔 偕長齡 陪幼學 唐書曰明皇

履上殿詔書不名 王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

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

日身體生毛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

之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

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效耶頃因餘暇選仙錄得

神方云頷之必壽今賜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

永永無極也 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

年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超遷為羣從所

詆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宜訴以常格

來朝侍宴 寵

行製詩

蓋殿辭亦如之世子郡王則皇太子宴於文華

殿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尊禮襄王瞻塔來朝上為

原好書

樂善

並詳類聚

楚詩

沛易

漢書曰楚元王交字孝游高祖同父

少弟也

好書多材藝元王好讀詩諸子皆讀詩號曰元

說京

蟻封

象船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

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

問輔輔曰

詳類

食時

七步

漢書曰淮南王安始入朝為離騷

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將行大法遂作詩

文帝大

對三雍

論五經

沛獻王輔性好經書論集

帝威節

諸王

經傳圖識作五經通論本審以至

北海善書

東平

工頌

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善大書當時以為楷則寢疾帝於馬上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又曰東平王

蒼嘗上光武中

錢謙助國

租秩賑人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疆

孫頌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羗未平上錢二十萬元

初中上練萬匹以助國費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國中

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

亡者時有水旱出租稅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

收入本直**增**懿矩材略初明皇以永王等尚幼認不入

拜舞有懿矩帝異之建寧王倓英毅有材畧善騎射

於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留太子倓力贊之

議定**才士**凌雲唐書曰太宗嘗持魏王泰表語左

念泰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

翰苑新書吳郡張融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無長

却譽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能盡知

其能惟霍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  
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乎也後在徐州惟與處  
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  
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  
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翰苑新書後 辭蟬冕 償  
魏高陽王雍曰吾為諸王用聲譽何為  
鳳尾山堂肆考曰後魏主容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  
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以遂其  
冲挹之性翰苑新書曰南齊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  
子年四歲好學書倚欄為書書滿則洗之晨興不肯拂  
窗塵而先畫座上學為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草露布

議卜郊

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字產和

屬文從征河北大破新野南陽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  
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  
用高祖曰但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知者咸謂御筆  
高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宋  
史曰宗晟濮王允讓子也奸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  
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中將郊而雨或議改給享英宗

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  
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  
好

吏職 著政績 太平御覽曰宋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  
可由是朝野輻輳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彊不息無有懈

急 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孝宗  
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脩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

績改知明州海寇猖獗伯圭諭降其豪又擒其黨二人  
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進一官在郡十

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辦冤獄嘗獲鑄錢者不忍置  
諸法諭令易業 輕騎度遼 單騎受降 唐書曰江夏

民由是無再犯 七從秦王討賊屢立大功太宗伐高麗先遣都督張儉  
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

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觀覽山川因旁  
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

路更走間道如期謁帝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 建中  
初嗣曹王臯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部將王

國良戍武岡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  
臯至遺書勸之降國良得書且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

臯至遺書勸之降國良得書且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首

鼠臯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臯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今安在一軍

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昆弟則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以上王之才能

**原** **曲觀** **平臺** 曹植娛賓賦曰感夏日之炎景今遊曲

七十里大脩宮室為複道自 **蘭坂** **桂山** 曹植詩曰

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蘭坂** **桂山** 曹植詩曰

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王逸劉安

招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

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

歸其仁各竭才智著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詞 **猿巖**

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于枝相膠 **雁沼**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

**原**

**曲觀**

**平臺**

曹植娛賓賦曰感夏日之炎景今遊曲

漢書曰梁孝王廣睢陽城

蘭坂

桂山

曹植詩曰

王逸劉安

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

蘭坂

桂山

曹植詩曰

王逸劉安

招隱士詩序曰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

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而

歸其仁各竭才智著為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詞

雁沼

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

廣雅云鶴洲鳧渚

檀藥竹

連拳桂

枚乘兔園賦曰脩

園梁孝王園也

廣雅云鶴洲鳧渚

檀藥竹

連拳桂

枚乘兔園賦曰脩

園梁孝王園也

玳瑁筵

琉璃盃

曹植坐廚人進瓜

玳瑁筵

琉璃盃

曹植坐廚人進瓜

帝戚部

諸王

卷六

十

十

植命為賦促立成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形  
玉之几酌縹碧之樽鮑昭淮南王宮使曲曰淮南王

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  
宴平樂望高唐初  
玉盤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

記曹植詩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觀者咸稱善衆  
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宋玉高唐賦曰

昔者楚襄王遊於雲  
增居宮殿處嫌疑秦王居西  
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宮承乾殿齊王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太  
宗勅魏王泰入居武德殿魏徵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

全之不當使處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  
之西願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五王宅

十王宅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  
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明皇立盡

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中  
夜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兩置樓其西

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開元後皇  
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居號十

王宅以十舉全數也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  
居家令每進膳引詞學士入授經書謂之侍讀百

孫院

維城庫

唐書曰又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十王百孫院

於宮側

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諸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宮處乘輿所幸別院此承平

制

睦親宅

親賢第

翰苑新書宋仁宗謂輔臣曰宗室邸第散居京師燕集非便當

建大第以處之詔以玉清宮地為潞王等宅賜名睦親又秦悼惠王之第賜名廣親宋史曰吳王顯英宗次

子也自熙寧以來類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初乃賜咸寧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顯對邸車駕偕三宮

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

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

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

成人之風朕甚嘉  
第宅豐大服膳異等事詞類奇

之其各進一官  
河王釋親王中最有名行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土山釣臺冠於當

帝戚部

諸王

三

世斜峯入鴈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塔叢花藥唐書  
曰高宗即位詔魏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

作假山請脩府宋史曰兗王元傑好學善爲詞工草

遊息之所常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

獨類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

縣鞭撻微民以取租稅假山實租稅所爲耳續文獻

通考曰崇王封汝寧嘉靖間乞脩府下巡撫議費銀八

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脩府例役並湖複閣飛橋

護衛儀仗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

複道宋史曰孝宗嘗欲爲嗣秀王廣其居並湖爲複閣

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鄆王楷徽宗第

三子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

超拜太傅仍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

第作飛橋複道以通往原忘憂觀思仙臺西京雜

孝主遊於忘憂觀集諸遊士各使爲賦葛洪神仙傳

曰淮南王劉安好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乃往迎之

登思置館築宮西京雜記曰河間王德築日華宮

仙臺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記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禮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報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求士請

以隗為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康衢

碣石

史記

於是昭王為隗版築宮而師事之

曰鄒奭齊諸鄒亦頗採鄒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天

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又曰鄒

衍如燕燕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賜田 置醴 宋

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

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又作小言賦王曰

善賜雲夢田

娛賓

敬客

上詳曲觀注又曹植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

唐宋

應劉

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飛蓋相追隨

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大言者上坐

魏志曰應瑒劉楨等俱為五官中郎將文學咸善屬詩賦後瑒楨等卒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

遊梁

趨燕

漢書曰

多懼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如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人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

諸王

居數歲乃著于虛賦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是以士爭趨燕

**先擁篲不及履**史記曰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碣石宮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儒學兼該占候方術作內書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於是八公乃往八公初

請門鬚眉皓素門吏先密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之言畢八公皆化成十五童子雲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

驚竦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曳長裾飛廣袖初學

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陽上吳王書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人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忘憂之

觀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鄒陽為酒賦曰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幡幡之臣聚蕭蕭之賓錦綺為席犀璫為鎮曳

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

**增**傾意賓客 賓接宮僚太平

御覽曰齊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宋史曰益王顥賓接宮僚歲

滿當去輒奏留  
賓客著書於足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穎記室參  
軍將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括地志士有文學者多  
與焉  
清晨明景騁望南臺芳醴盈壘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免  
園之遊陳思  
慙雀臺之燕  
第十一子最有賢德沉志學問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  
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每暇即召儒士探討經史庶推  
異同沉潛殆忘寢食時翰林編脩李叔荆掌中都國子  
監事大被親寵每召蘇伯衡等與叔荆入西堂講道論  
文無虛日  
唐書曰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  
為盡禮與閻朝隱劉延琦張諤鄭絲等善酌酒賦詩相  
樂  
與山人交  
與布衣交  
多構山泉衡山王鈞往遊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而意在青雲  
康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交  
以上王  
之好士  
帝戚部

文學著書

佳賓滿席

唐書曰蘇勗

久者至十餘年

與焉  
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懌愛賓客重文藻至於

講道論文  
酌酒賦詩  
明蜀獻王太祖

第十一子最有賢德沉志學問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

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每暇即召儒士探討經史庶推

異同沉潛殆忘寢食時翰林編脩李叔荆掌中都國子

監事大被親寵每召蘇伯衡等與叔荆入西堂講道論

文無虛日  
唐書曰岐王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

為盡禮與閻朝隱劉延琦張諤鄭絲等善酌酒賦詩相

樂  
與山人交  
與布衣交  
多構山泉衡山王鈞往遊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而意在青雲  
康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為布衣交  
以上王  
之好士

帝戚部  
諸王  
元

諸王三

**原**始封為王

史記云自漢帝子弟始封為王適子襲父位為王也

推恩分邑

史記

王子侯年表云制誥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鎮天下

漢書云荆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

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

設蕃屏

晉百官表注曰王者親建設蕃屏故封皇

子也擬於天子

史記曰高祖時諸侯王皆自除吏漢獨為置丞相擬於天子也

位次

三公

漢官解詁云諸王在長安位次三公

金璽蓋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

置金璽蓋綬

金璽朱綬

詳類聚

御史授璽綬

續漢書云拜諸

侯王之儀百官會

尚書名尺一

名王公及位班王公

者皆用

賜策申戒

漢書齊懷王傳云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青社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 保國乂民 史記世家齊王閔燕

戲保國乂民 齊拜三子 史記三王世家云齊王閔燕

武同日 連城數十 表子云漢監秦之孤立於 封各

齊拜 四縣 漢官解詁云光武 戶皆五萬 晉官品令云太康

為郡王皆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漢書皇子

子弟其誓曰使黃 鎮衛九服置兵三千 晉起居注武

河如帶泰山如礪 去丞相 史記曰諸侯王自吳

服曰下列士樹籬鎮衛九 為置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景 皆以郡為國

石去丞 帝戚部 諸王

魏志云明帝太和六年改

改守為內史

王隱晉書云太始十年令

詩王國置相改太守為內史也

食租稅

諸侯王表云諸侯王自吳楚反後悉奪之權食租稅而已

不治民

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亂景帝遂令諸侯王不復治民

仁惠謙

約

王隱晉書云齊王同字景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

剛毅慷慨

後漢四王傳齊武王續字

帝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

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

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

雅有智慧

東觀漢記云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

有智

雅性嚴恭

王隱晉書曰齊獻王攸少以英奇見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按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畏事慎法

後漢書云

清河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嘗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

行德尚義

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永康元年秋八月朔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貞心云云

夙夜滋恭

東觀漢記云北海敬王睦時法網尚疎睦性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以千里人民上

地財賄結歡由是宿

年少果銳

晉書云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

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中軍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

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銳多立威刑朝廷

忌

戚屬有名

王隱晉書齊王同傳云同在戚屬中最有名

中外所宗

晉書

東海獻王越字元起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諸國儀表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

顯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朝武帝歎顯可以為諸國儀表

宗室儀表

漢書云河間惠

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聰敏畏慎

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云河間孝王開忠貞謹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

聰達恭謹

東觀漢記東海恭王疆傳云疆聰達恭謹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數上書讓東海又

帝戚部

諸王

因皇太子固辭上不許以章宣示公卿

送終竭哀

後漢書制詔大將軍大鴻臚曰東海王臻

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事寢苦三年和睦兄弟郵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

哀毀過禮

晉書云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

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

受拜流涕

晉中興書咸蕃錄云武陵威王晞為桓溫所忌表晞廢王徙新安郡受拜流涕

重行喪制

後漢書東海恭王疆傳云永建二年封曾孫孝王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

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緦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關因復重行喪制

孝友篤

於骨肉

續漢書五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性孝友篤於骨肉

孝友甚得名稱

王隱

晉書下邳王傳云獻王晃字

覃思經典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袞

子明孝友恭順甚得名稱

敦尚經術

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少好學每兄弟遊娛袞獨覃思經典

難問應聲而對

魏志鄧哀王冲

好學博通書傳

四王傳云北海敬王

陸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

善為文辭

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

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

數上詩賦

續漢書云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學教上詩賦頌德帝嘉

美著文論

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幼聰慧年著文論案晉書扶風武王駿幼聰慧年

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真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

為箴誄

晉書云齊王攸

為太子太傅蘇箴與太子案箴畧云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

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講論

白虎殿

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屯兵雲龍門

王隱晉書云東安王繇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

軍

求絕常賜

晉書云齊獻王攸表祖秩足以自供求絕常賜表前後十餘上帝不許

帝歲部

諸王

數受賞賜

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

好辟名士

王隱晉書云齊王攸好辟名士降身虛已待物以信

盡從傅相

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問定陶王王對曰令云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

千石故盡從問中山王不能對

結民心

晉書云齊王攸在國仁化治於萬物德意結於民心

傳後意

魏志鄧哀王傳云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

不幸汝曹不幸也

輕財愛士

漢書云河間獻王好清尚有檢操輕財愛士

側身

下士

王隱晉書云長沙王又側身下士以要人譽

租秩賑昆弟

後漢書云東海恭王

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

親待隆諸弟

魏畧云趙王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

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

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

容貌美

魏志云鄧哀王冲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

形

狀美

晉書云成都王穎字章度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焉

出

則同車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馬迎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

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輦

迎答拜

後漢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闈乃下蒼以受恩

過禮情志不寧上疏辭之

高選參佐

王隱晉書云梁王彤宣帝子高選參佐拜為大將軍領西

戎校尉

自選長吏

又齊獻王攸傳云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諸選宜由天臺書三

上不報

獨留京師

東觀漢記中山簡王傳云焉 皆留

京師

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暮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黃門侍疾

後漢

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

太醫侍疾

魏志云青龍三

帝戚部

諸王

年秋中山恭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侍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

膏腴大國

漢書文三

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

卑濕貧國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

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食租且餓

東觀漢記明帝紀二十八年

帛布單衣

漢書曰趙敬肅王彭祖每相二

千石至彭祖衣帛

增備物典策

晉齊王攸出封事詳類聚

傳嫡

承襲

宋史曰神宗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

恩禮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

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傳嫡者承襲合依禮令傳嫡承襲制曰可扶

下諸王

太平御覽曰漢自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

尉趙憲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出為刺史

唐書曰睿宗時太平公主干政宋王

成器等分典開廡禁兵姚崇與宋璟請

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

與親王等

堂別集曰明太祖時皇姪文正以大都督總制南昌摧

陳友諒後雖以驕奢致殞而念親念勛上實不忘故其

子守謙雖封郡王冠止七旒祿止二千石而特設內

外承奉長史等官宮城莊田宗社之類與親王等

與諸王埒侍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遙封安定郡公

至道二年授閩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

階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雞籠

山盡山水之美建授官俱一品授官明初文正為親王

平國高他國一階王為左右宗人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俱正一品

與宰相分班居右五代史曰後唐明宗時皇子秦王從

帝戚部

諸王

諸王

諸王

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  
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詔宰相班親王上宗

時元僖封廣平郡王與兄衛王德崇同日受封詔自今  
宰相宜班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琪等

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司禮絕藩邸  
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道卿

等無固  
讓也  
安定世封  
宋史曰熙寧中詔封楚康惠王之

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  
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

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時燕秦二王後爭  
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其後

當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  
五人燕王德昭之後秦王德芳之後也  
護衛罷革

靖難後皆罷革  
明初封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自太宗  
尊且賢勅來朝特置護衛衛王時護衛不置久  
矣按宸濠請復護衛叛滅以後護衛永不置  
詔入

朝山堂肆考曰魏明帝詔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  
師者防微杜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

載悠悠之懷能不與思其令諸王  
及宗室公侯各將嫡子一人來朝  
勅迎請集弁山堂別

宣德初許漢趙二邸入臨大行以  
後親王無入朝者  
惟襄憲王瞻塔為英宗叔父及復辟  
於宮中得王舊疏

上太感悅特許入朝賜御書遣太監  
乘驛問政聚詳類  
夏時齋奉勅符迎請再朝復如之

密驛咨逮  
唐書曰太宗時吳王元軌每朝敷上疏陳  
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嘗密驛

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  
元軌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親製詩曰金

豫王永成賢明有文章宗以永成誕日  
親為詩以賜  
有曰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放金  
膝當世榮之

手調藥  
宋史曰周王元儼仁宗親政益加尊寵  
凡有請  
報必手書謝牘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於色親

至卧内手調藥屏人與語久  
家人禮位後諸王撤改  
之賜白金千兩固辭不受

等奏事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  
皆諸君協輔之  
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

之主入拜上亦答拜天  
同堂燕元史曰至大三年察  
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  
八兒來歸宗親皆會

帝威部  
諸王

楚王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

下洪福濟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

秦王宗翰本名粘沒罕勸太祖伐遼宗翰為元帥遂定遼太宗即位宗翰宗望又請伐宋既克汴州宋降詔使

勛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歸朝定策金史曰史贊宗翰望皆執其手以勞之

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甫釋干戈斂社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務續文獻通考曰明遼王植太祖第十子諱練邊務屢樹奇功後改封荆

曰耶律吼太宗時為南院大王儀刑匡輔曰後魏東

益事精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

平王匡宇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引古制今

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曰太宗詔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鉅鹿郡王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王之法何乃近取遼明德屬尊帝以享明德屬尊當宣樹教人制度哉

化爲羣后作則

遂備置官屬焉

闔門謝事

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

北海畏慎

山堂肆考曰東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先武明帝皆愛之

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若問寡人大

夫將何以對使者曰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

實對睦曰子危我哉大夫具言孤叢爵以來志意衰惰

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安平履冰

相愛耳其志慮畏慎如此

人臣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懼

不以近屬自居

近屬自居每曰見行家人禮

不對龍潛時事

宋史曰仁宗冲年即位章

宗問龍潛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憶

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

天性

賢者

金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死海陵之

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

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

樂善居士

金史曰

成丰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自幼喜讀書  
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切劘自號樂善居士

有文集不建假節唐書曰穎王璣喜讀書好文辭安  
行於世祿山反詔領劔南節度使以出遠

不及受節司馬史貞請建大樂蒙油囊先驅不言宮  
以威道激笑曰既為真王矣安用假節為

禁宋史曰允成子宗保出後昭成太子為孫宗保生二  
歲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宗保七歲授左侍禁

帝親為中其首久之歸本宮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  
斛貫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為戒及卒神宗臨奠其

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忠孝為藩  
帝感悼優贈請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

明蜀獻王椿嘗擢忠孝為藩四大字孝友小心  
以自警違王植撰忠孝為藩詩續文獻通

考曰楚王孟皖天性孝友小心畏義以故靖難初不被  
譴責所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以自省

覽毀瘠三年太平御覽曰後魏彭城王勰生而母潘  
氏卒及有所知求服喪文明太后不許

乃毀瘠三年疏布終身唐書曰魏徵嘗言霍王元軌  
不參吉慶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

益厚及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

晝夜哀號

宋史曰德

昭子惟吉字國祥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

媪養視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

發出入常侍太甚竒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鞍馬命黃門擁抱

再三始進饋粥偃廬柴毀唐書曰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貞

就墳躬時松柏偃廬柴毀觀初為相州都督以父喪解荷土

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嘉歎誦蓼莪必涕泗惟吉性至

后撫養備至親為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

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

泗交下宗室語平生輒掩泣宋史曰東陽郡王宗悌

推其賢孝語平生輒掩泣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

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

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懼憂其母唐書曰嗣曹

太妃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走蜀謁明皇後為

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謾劾貶潮州會楊炎為宰相知臯

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

服入則衣冠言貌如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

帝戚部

諸王

言其

憂念不食

周恭肅王元儼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

憂念不食

不忍為人後

乘城郡王宗祐亦僕王于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

慕忍為

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

請如心

喪禮

宋史曰吳王顥初居英宗喪乞解官終制以歷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

曰身為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

十行俱下

北齊河南王孝

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即吉詔可

一覽便誦

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聰辨明習故事帝遣吳

郡杜偉之授昌經

閉閣讀書

霍王元軌少多才藝為徐州刺史唯閉閣讀書

長史司馬

采錄規諫

翰苑新書曰宋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采

錄祖宗所行善事而為是書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

命昂與耶律迪越掌之昂等採撫遺言舊事自始祖以

下十帝綜為三十卷上之熙宗親射虎獲之勗獻東付  
射虎賦上悅能以本國字為詩文大定間詔曰太師勗  
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以來未嘗見其諫  
表可入寶錄其射虎賦詩文篇什可鏤版行之

香煑茗劇談古今

金史曰密國公瑋字仲實越王未功  
子也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

工真草書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初宣宗南遷  
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瑋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  
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飯蔬  
共食焚香煑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  
不聽客去樂

安城撰述

翰苑新書曰安城王秀精意  
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

苑書未及畢

寧王審音

唐書曰明皇時涼州獻新曲  
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

而已行於世  
憲言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  
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  
目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

鄱桂

翰苑新書曰鄱陽王  
鏞皆齊高

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鄱桂

鏞桂陽王鏞皆齊高

帝子鏞好文章鏞好

紀越

太平御覽曰紀王慎少好

名理人稱為鄱桂

鄱桂

紀越

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世

號紀越皆唐太宗子聞笛音唐中山王瑀寧王憲次子為特進

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然奏琵琶唐書曰

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

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云

行履有類寒素翰苑新書曰齊始興王錡性甚清為濫

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嘗歎云始居室不庇風雨王嗣吳

興王雖尊貴而行履有類寒素推讓天下

代宗時為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性介直推讓天下

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推讓天下

唐書曰明皇以寧王憲實推讓天下有復歸藩邸元

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復歸藩邸

曰晉王甘麻刺裕宗長子曰侍世祖未嘗離左右畏慎

不妄言言必無隱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及世祖崩晉王

聞計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

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兒仁

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即位而晉王復歸

藩邸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為朝廷所重

姿貌魁

壯太平御覽曰後魏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通兵法所征戰常有大功 眉宇秀整唐書

帝愛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等善射 武

藝英姿翰苑新書曰北齊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

廣顙豐頤宋史曰周恭肅王元儼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平生寡嗜欲唯喜聚書頰善二王書飛白

進止恂雅金史曰鉅鹿郡王宗憲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

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上嗟賞久之 眉目秀聳續文獻通考曰明晉王桐

太祖第三子王聰明英銳眉目秀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嘗學文於學士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 呼

名止啼翰林新書曰宋燕王有盛名於天下中外皆以八王呼之幽燕間呼之以止兒童之啼

分朋角勝山堂肆考曰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

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鄰處後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朋遞相誇競非

帝威部 諸王

所以崇禮義勸教睦也上瞿然曰

帆檣鵲巢太平御覽曰吳

南陽王和被遣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僚皆

憂慘以為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續行累功

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城門駙轎唐書曰

倏為張良娣譖死及代宗立詔以倏當艱難時首定大

謀於中興有功進謚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至城門

喪輜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

且卿及知倏艱難定策者泌為挽詞東觀漢記曰濟南

乃行觀者皆為垂泣原大脩宮室東觀漢記曰濟南

大脩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雅好宮

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遊觀無節太后遺金

室又琅邪孝王京傳云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

寶賜京京好脩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

銀修府第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子稚耽酒色侈其府

故容之同起義兵趙王倫收鞋開東第晉會稽王道

及弟北海王實繫廷尉當誅

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  
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  
好氣力漢書江都易王非

宮館招四方豪  
傑騎奢特甚  
好狗馬詳類聚  
好射獵漢書燕刺王

為人辯畧博學好經書雜說  
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  
好逸遊漢書武五王傳

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羆  
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好聲色後漢任

安傳云安性  
輕易好聲色  
好為吏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

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畿淮南子曰  
荆人鬼越人畿機祥總謂鬼神之事也  
好遊俠後漢

楚王英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  
節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距諫飾非漢書云膠

足以距諫智  
足以飾非  
通姦犯法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

就國壯大  
巧佞卑諂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

奢泰驕佚  
延在國奢泰驕佚云  
傲狠不法後漢書

帝戚部  
諸王

孝王開薨于惠王政  
嗣政傲狠不奉法憲

驕淫犯禁

漢書云常山憲王舜  
以孝景中五年立舜

帝少于驕淫數  
犯禁上常寬之

私聘小妻

後漢宗室五王傳云趙王  
良元孫乾居父喪私聘小

妻又白衣步出司  
馬門坐削中丘縣

好內多子

漢書景帝十三王傳云  
中山靖王勝為人樂酒

好內有子百  
二十餘人

作圖讖

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  
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

秩置諸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  
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溼縣

使祝詛

漢書

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觀欲心而  
楚地巫鬼胥迎女巫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昌邑王廢女

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  
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

作節綬

漢書十

三王傳云江都王建作  
漢使節二十綬千餘

建鼓車

漢書曰燕刺王旦建  
旌旗鼓車旄頭先鼓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漢書江都王建傳云建自知罪  
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

下神祝詛作治黃屋蓋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

環城過市入獄視囚

漢書景

傳云常山獻王舜薨太子勃嗣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張騫驗

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殿擊咎掠擅出

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上曰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

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詔削四縣思王終古使所愛

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古輒或參預被席云云

王惺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入朝墮馬書

貶為嬰陶王食一縣惺仇之曾孫也

文三王傳云梁懷王楨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上車

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

折軸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壞

車廢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廢為庶人又文三王傳云梁共

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桓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葬

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勿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

以民禮史記趙王友傳云下以諸呂女為妃又愛他姬

帝戚部呂女妒讒於太后誣以罪過召趙王至置令

帝戚部諸王

衛守之弗與食幽

死以民禮葬之

不食而死

漢三王傳云淮南厲王

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

以綬自絞

漢書武五王傳云

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

髮紛紛骨籍籍

漢書燕刺

侯王書旦得書以綬自絞

王旦傳云

左將軍上官傑等專為燕王謀反皆伏誅旦聞之自歌

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

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冥渠骨籍籍兮亡

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增**留侍

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煦改封青州奏願常

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

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留侍之言始

非實意青州之專殺唐書曰長樂郡王幼良天資暴

命更不可辭專殺唐書曰長樂郡王幼良天資暴

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鷹視五代史曰後

專殺可乎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鷹視五代史曰後

榮於諸皇子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

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

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

之徒日逞說

狃詐

明紀事本末曰漢王高煦狃詐多

若龍鱗者數片自請天策衛為護衛曰唐

酣寢

宋史

太宗天策上將吾英武豈不類世民乎

原郡王允良仕至太保中書令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

一宮之人皆晝寢夕興及薨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諡曰

榮庸迷唐書曰江安王元祥性庸迷所至營財產無

不願行時語曰寧向儋舉孝行明紀事本末曰寧王

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號三玉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

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

事武宗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寧王賢欲何為且將置

我何盜美名遊古嗣曹王臯子也巧於宦使佞傾下

嗜利者多得其徽

地邪

蒙虎怖官屬

遇官屬尤嫚使奴蒙

遊

心故少盜美名

虎皮怖其參軍陸英

彈人觀走避

唐書曰滕王元嬰

俊幾死因大笑為樂

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

彈人觀走避

唐書曰滕王元嬰

驕縱失度在太宗

嬰

漆

狗求買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以為樂

借

漆

借

借

借

帝威部

諸王

諸王

諸王

諸王

諸王

皮為船

明紀事本末曰高煦私造兵器及漆皮為船教

太子力為營救乃削

宮奴擊刺

齊王元吉猜驚好兵

護衛遷山東樂安州

手搖泰山

齊王祐押昵劍客燕弘亮

被甲習戰相擊

刺死傷甚眾

等發兵反引騎徇邑聚野

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

意闕江左

唐書曰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

鎮璘至江陵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委璘生宮中

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闕江左意會吳郡採訪使

李希言平牒璘璘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

天下大元帥

五代史曰後唐潞王從榮加

敗為皇甫

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

禮無所考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

車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見亦如之從榮

大宴元帥府又請嚴衛抹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先後

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懼大臣見從榮  
權位日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  
神呼老

天子夏明紀事本末曰慶府安化王寘鑄素有逆謀與寧  
鵝神每見寘鑄輒呼老

天子寘鑄益懷不軌給麻二車皆貪黷帝常賜諸

王綵五伯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絹二百隴西恭

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賜絹二百王博又

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梁肉放於聲樂以  
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高宗各賜市書絹

二百足以愧其心然不自克也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齊王元

吉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記室參軍事須有  
榮九思為詩刺之云云元吉見之弗悟也

實明紀事本末曰宣宗親征擒高煦還駐蹕獻縣之單  
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揚榮賽義夏原吉以山言諭

之皆不敢異議楊榮請先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  
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

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  
帝感部諸王

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  
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竒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心士竒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原言曰上意  
已定何能中沮且即如公言今若何士竒曰爲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  
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  
吾二人可否也士竒退謂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  
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  
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竒意合溥  
曰吾二人請入見上言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  
見溥士竒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  
蹇義夏原吉義以士竒言白上不釋然亦不復言移兵  
矣

**思保全之**  
上至京始思士竒言不復及彰德事然  
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護衛且請拘趙王

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竒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上  
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  
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  
尉廣平侯素容左都御史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竒  
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

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  
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諸王四

**原**詩宋劉孝義行過康王故第苑詩曰入梁逢故苑度  
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光靈一超遠衡館  
亦蒙龍洞門餘舊邑甘棠留故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  
難窮池竹徒如在林臺曖已空遠橋隔樹出迴澗隱崖  
通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余衷  
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詩曰平臺愛賓友逢掖  
齒簪裾藉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露鳥細藻欲  
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慮歸衢晚馳輪待興

餘 于仲文答譙王詩曰梧臺開廣宴竹苑列英賢景  
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騎  
初攜翰文學正題鞭玉徽調綠綺散沈青田晚霞澹  
遠岫落景藻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唐褚亮  
和望月應魏王教詩曰層軒澄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  
梁珠遠光隨趙璧圓落影臨秋扇虛輪入夜筵所欣東  
館裏預奉西園篇 李敬元奉和別魯王詩曰綠車旋  
楚服丹蹕佇秦川珠臯轉歸騎金岸引行旃一朝限原  
隰千里間風煙罵喧上林谷鳧響御溝泉斷雲移魯蓋  
離歌動舜絃別念凝神宸崇恩洽玳筵顧惟慙叩寂徒

自仰鈞天

又奉和別越王詩曰飛蓋迴蘭坂宸襟佇

柏梁別館分涇渭歸路指衡漳關山通曙色林籞遍春

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楊思元奉和別魯王詩

曰元王詩傳博文后寵靈優鶴蓋動宸眷龍章送遠遊

函關疎別道灞岸引行舟北林分苑樹東流溢御溝鳥

聲含羽碎騎影曳花浮聖澤九垓普天文七曜周方圖

獻雅樂簪帶奉鳴球

張大安奉和越王詩曰盛藩資

右戚連萼重皇情離襟愴睢苑分途指鄴城麗日開芳

甸佳氣積神京何時驂駕入還見謁承明

劉禕之奉

和別越王詩曰周屏辭金殿梁驂整玉珂管聲依折柳

琴韻動流波鶴蓋分陰促龍軒別念多延襟小山路還  
起大風歌 **增**唐杜甫贈汝陽王璵詩曰特進羣公表

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  
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竒毛  
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  
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  
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  
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  
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  
臨極浦鳧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

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蠹測  
海况挹酒如澗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  
終不愧孫登 又寄漢中王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老  
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  
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其二曰羣盜無歸路衰年  
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  
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又絕句曰雲裏不聞  
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  
何處人其二曰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  
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又滕王亭子詩曰

君王臺謝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  
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增**制唐蘇頌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等制曰門下古  
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  
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  
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  
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奉曆數  
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  
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眷與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

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又上官儀冊號王鳳爲青州  
刺史文曰翦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懲秦錫社徽名崇  
於有漢况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德之攸升固非  
賢之罕擇泌州刺史上柱國號王鳳履局端巖襟神秀  
整道光懿威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凝  
之度包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嶽動  
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嚮清文而振玉若迺淄源迴跨  
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兼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  
風觀政所先建邦斯在是用命王使持節青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勲封如故往欽哉王其克邁十倫稽往賢之

峻躅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絕浮競之津廣真淳之  
路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又陸宸封棣王虔王沂王遂  
王制曰門下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啟祖業析珪胙土惟  
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藩屏壯肆予眇  
末叨獲纂承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禔星辰毓瑞  
岳瀆降靈早彰岐嶷之姿克稟徇齊之度第五男禊龜  
龍應瑞鷗鷺凌空溫恭自得於天和穎悟實由於神賦  
第六男禔璆琳挺秀鸞鷲呈祥爰當好弄之年雅號夙  
成之器第七男禔珠璣耀彩箇籥含貞風神潛茂於端  
莊質性已彰於惠敏而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

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辯多對日  
之竒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  
於周詩厭次名邦境連於齊魯南康粵壤上接於荆吳  
琅邪廊儒素之風遂寧實阜殷之俗咸稱重地各服徽  
章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傳  
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享於  
休

**增**手詔金章宗賜豫王永成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  
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  
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

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薦  
更叢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  
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  
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  
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  
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  
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  
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  
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

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  
素不工詞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增**

手書明英宗賜襄王瞻墀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

襄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景諱之僭分而嘉姪之復  
位及曩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達皇太后所蓋爲景諱  
之所蔽匿也今已於景諱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  
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讜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  
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  
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畀  
綵雲捧日玉帶謹以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

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  
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  
時齎奉勅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  
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  
帶來竚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出龔山  
堂別集

**原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  
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  
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  
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  
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

阜提封百萬全趙之衺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  
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夏首藩要任重  
推轂襟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  
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  
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  
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至公以奉上明謙以接  
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  
幽闡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  
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  
壤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殷

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服襄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  
夏逾漢政成朞月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  
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  
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爲時宗墻  
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  
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  
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  
爲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虵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  
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道被生民惠漸  
萬物鬱爲雅俗之表莪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

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  
永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  
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實日  
銷崑岳旣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  
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踞  
躡緹袞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敷理入元天地或終山河  
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  
行是爲不朽

**增**

唐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

曰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  
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

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龍種異品鳳毛  
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總角封  
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  
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  
月日遘六道酷吏薨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  
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歿受遺榮季子  
豫州刺史行休髻齒羈旅托身炎厲貌是餘慶歸然獨  
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  
三人往皆遇禍殞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為野  
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爲不可復得

宜招魂而改葬行休拊心蒼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地席潔齋懇惻覬乎幽報遂頻夜髣髴曲示其端夢王乘舟舟分爲兩旣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迹一竒二並其旁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易者張法著之曰屈者於文爲尸出指者於義爲指縱一竒二並三殯近闕若引渦上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矣考夢協卜定處刻辰以某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身毀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厥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

步沙洲痕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并  
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之有徵也子子三旒連軸歸  
飛遙遙百越經途瞻歎零桂人士以爲美談夫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虛無之見推步而有窈冥之體尋求而致  
雖前誌所詳未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  
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以王故  
薨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唯有  
崔氏女扉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悴色傷動人倫中外  
咨嗟目爲勤孝王之二子配在雋州及六道使之用刑  
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

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  
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  
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內訓繼  
體之崇德夫如是淳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  
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高丘白雲維堯  
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  
內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肩倬哉義陽  
慎徽九德九德有常允釐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  
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檟于以  
求之人莫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閣文微甄

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窆移偏新棺改贈既克返葬  
亦附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憑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  
青松柏不顯不承

**原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  
弛沒半嶽摧峰中河墜月眷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驂惋  
慕葆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謝朓鬱林王墓誌  
銘曰綠車旖旎翠蕤掩映癸貳戲良臨桃弛盛毀德歸  
桐棄尊居鄭 又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  
啟載驅軫轄高闢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燾夕儼  
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  
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  
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  
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一沈  
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  
幾者庶亞極稱賢哉哉哲人實維天縱德基內美功成  
日用亦旣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  
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元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寃  
大禮空備幽駕莫援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銘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  
之盛中陽纂于豢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  
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系皇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  
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  
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魯何  
用於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  
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  
刺史武羗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  
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  
之爲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冰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

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蓋曰康簡  
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劒動豐城之氣  
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  
誄

**原**誄後漢傅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  
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感傷  
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  
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始終  
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  
家篇籍攸載貴渺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

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  
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

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  
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  
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  
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疊疊行  
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曹植任  
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旦真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  
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  
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憊悴目想宮墀心存平素髣髴

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

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  
百其贖務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冥漠  
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咸感節  
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  
服二臯於狴犴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  
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攄綢繆於皇音

**原**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  
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  
所至天才博瞻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

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  
步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  
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他  
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  
顏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  
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印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  
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旦  
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屨  
于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真人之服弘以度

外之禮

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遵元源於陵壑稟

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至乎  
將立雲虛景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  
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祕譽  
燭野光朝 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  
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  
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  
而有裕旣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  
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癖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  
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

小人位煩以簡居難則易霈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  
思所居稱治邁疾薨竟陵之石茆時年四十四皇上震  
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  
也自巴濮以東鄠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薨  
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  
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  
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冲約終日清  
淨如布素焉

**原表**梁沈約爲南郡王讓中軍表曰臣聞建侯茂則非  
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義多缺

徒升國彘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晻靄於關垂令采薇猷  
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  
魯衛兼啟義邈同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  
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劉  
孝綽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聞大邦維屏旣慙  
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興九伯錫  
壤參虛漢啟二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  
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關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橐  
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  
臣退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原章**梁沈約爲晉安王謝南充州章曰臣以萊孱幼無  
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  
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  
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  
遷金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微寵俯仰忘厝

又爲安陸王謝荊州章曰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  
帝穆爵首藩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懸旆出關徒違絳  
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  
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繼嶠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  
羣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攄情陸白布款幄垂宵途嚴

遠事隔披照腴冒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

公族

離棄公族

公族刑附

**原**帝子

天孫

皇家

天族

金枝

朱邸

麟角

詩麟之角

燕毛

所以

周親

雖有周親

晉宗

傳晉

也

朝內

公族朝於內

周親

也雖

向方

古者庶子

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

授事

宗人授事以爵

為

位

宗廟之中以爵

族食

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

喪紀

以服之輕重為序

合食

君子因族以合食也

尚齒

禮周人貴

合族

禮有合族之道族不得以其戚

而族人皆臣不得以父兄之尊加於君也

展親

時庸

叙族

敦叙

睦人

禮以教睦人

既睦九族

不咸傳昔周公弔二弟之

親

親周禮太宰八統馭萬民

長長

分寶玉於伯叔

託肺腑

劉向曰臣幸託肺腑言

正公族周公踐祚庶

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

糾宗族

糾合宗族

人道

之先親親也

異姓為後周之宗盟

立愛自親教民睦也

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

理親存愛

禮理正也

先親後疎

魏曹植表曰堯

之為教先

支子為公

晉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

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次國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之支子皆為男

皇族降公

後魏皇子封王皇族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為此差

達孝悌

之道

公與族人燕則以兄弟黨而孝悌之

見親疎之

帝戚部

公族

殺禮白

**增** 玉林

翰苑新書曰慕容超傳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寶胄

類苑詳註

曰天子之族姓也蟬聯寶胄

根源

葉枯源涸者流竭弟于國之根

源可使

枯葉

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宮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蔭矣

山堂肆考曰劉裕志移晉鼎先

揖同

除枝葉於是宗室司馬國璠遠禍出奔於秦

姓周禮曰上揖庶

朝內朝公族朝於內朝

黍屬籍

事詞類奇曰唐舒王元名高宗欲授以大

州辭曰臣黍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耶

舉異能書

能轉殿中侍御史異

察人材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上謂

宗尹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其間人

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幹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

之曾孫阿魯可任

與輪對

宋史曰希言嘉定間遷宗

使詔以為奉御

之在省闈善無不薦延宗室在省闈者多璆所啟

優疎屬

宋史曰凡疎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

廩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

千里駒

山堂肆考曰唐孝節曾孫嵩少

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宗室老

唐書曰嗣吳王祇代宗大

客為集賢院待制

乘牛車

漢朱浮傳光武時自宗室諸侯王

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

騎弱馬

山堂肆考曰李

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

宗臣表

事詞類奇曰唐李勉

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

同姓卿

宋史曰趙汝愚使重華宮提舉

禮曰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驚

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後除右丞相汝

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宗室為賢相

翰苑新書曰唐相以宗室進

文章第

進士

饒陽侯子叔詔字君和慶曆八年與諸宗子帝前

院中

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府副率遷右領軍

將軍

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

文章

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宗室入學安僖秀

天下

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宗室入學王于稱

孝宗

生父也孝宗既封建國公就傅子稱召對言宗室

之寓

於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鈴束之年未十五附

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別立

亦許

入學聽讀及三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

宗學

宋史曰嗣秀王伯圭判大宗正最賢唐書曰國

道宗

孝恭宗老山堂肆考曰梁蕭琛為賢宗室不

為最賢

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孝宗嘉其忠諫

每宴

禁中帝飲之酒顏謂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五

秀才

宋史曰德文字子石廷美第八子淳化初累遷滑

撮工

為詞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

曰五

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之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

於蜀王椿以其博洽亦呼為蜀秀才云

### 好學樂善

宋史曰仁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

為第一又嘗獻所為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為題其榜

子

### 縱酒自晦

金史曰昂金景祖弟李思之孫伐遼宋有功仕至樞密使左丞相昂在海陵時

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嘗而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

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矣今遭

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睦親宅宋史曰仁宗建睦親宅

以不飲識者稱之睦親宅命濮王允讓知大宗正

寺宗子有好學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

變始正其罪人莫不畏服焉翰苑新書曰崇寧元年

蔡京請宗室非袒免親以下兩世欲分於西京南京

或沿郡居止每處置敦宗院光宗時改為睦宗院

仙源圖山堂肆考曰宋真宗以趙安仁為宗正甄別

補外宋史曰范鎮言於仁宗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

曰御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睦

帝戚部

公族

三

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  
以睦族也雖不行熙寧初卒如其言  
公族之盛弁山堂別  
集曰明自郡王外鎮輔奉國將軍七千餘人  
奉國中尉五千餘人公族之盛自古未有

綏族 本枝 宗枝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敦

睦之情 柔懷之道 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庇

本元祖之先宗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棠棣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 以下離 杖杜 晉人刺時君不能親其宗族也

葛藟 王族刺桓王也周 不迪 書曰今商王受昏棄厥

道也言接之 單獻棄 用羈 親用羈 存愛 禮云親 間親 傳曰

遠間親所 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雖有 廢懿親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棄鄭親 白帖云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 其若之何 無公族 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

也立 **增** 投嶺南 唐書曰武后悉誅諸王牽連死 奔南

山 五代史曰後唐太祖子八人同光三年詔封存美等

或 山人爲王及李嗣源反嚮京師諸王多爲軍衆所殺

山 匿民家 何況賢輩 山堂肆考曰王安石作相裁損

詳云告相公看祖宗而安石厲聲 不事生業 金史曰

曰祖宗親盡亦須祖何況賢輩 事上京間大宗正宗寧不能撫治宗室宗室子往往不

幸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曰隨任

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 **原道** 乖綏族 義爽篤親

此多好遊蕩上命召選 無縱斧於棣華 宜庇根於葛藟 將枝葉之有庇

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藉於屏周 不弟豈容於克

段 骨肉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 以下

公族 罪三宥 獄成有司讞於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

刑 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

帝威部 刑 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乃

素服不

議八辟

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

無宮刑

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

不即市

周禮凡王之刑於隱所也

不隱親

刑不隱

其親

必掩恩

義必掩恩

死刑

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

斷其獄於

甸師之官親哭恩無絕

斷其獄於

親哭

恩無絕

貴戚必禁

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織剝亦告

禮公族之罪在其織剝亦告甸人

磬於甸人

禮公族有死罪則磬

於甸人不於市朝也甸人掌

刑於甸人

白帖云有制

素服哭之如其

**增**不當稱賀

唐書曰僖宗時田令孜逼幸慶元邠寧節度使

朱玖劫襄王裔孫熅立為帝改元建貞尊僖宗為太上

皇後為王重榮所殺熅首至行在所百官稱賀太常

博士殷盈孫曰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為素服不舉者三日

今熅皇族以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為庶人絕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玖首至乃賀詔可

不加刑責

文獻通考曰明制宗室有犯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著爲令又置高墻於中都者錮

**原**威克厥愛

私不害公

宜準律論

難從刑

放

禮刑放於寵

雖親惟立愛

而罪則斷恩

宜解網於

竹刑

無縱斧於葛藟

恩雖切於棗華

法宜除於

蔓草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掩恩

雖金

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

帖白

外戚

**原**戒侈

後漢陰識光烈后兄封陰鄉侯叩頭謝曰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弟典賜爵關

內侯因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富貴已極

不可復加班固贊曰樊氏世篤陰亦戒侈

懼譏

褚晉

哀以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哀

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辭

淪寵

東漢淪於嬖習女寵

曠

帝戚

貴漢書云陽平之

椒房之重

漢蓋長公主共養帝丁

外人在足下月餘遂立為后安封桑樂侯宮省之權後

后族英華

晉書外戚傳云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鑿

亦緡紳之英華抑

高門領袖

又云庾亮世俗羽家號

金穴

後漢郭后弟封安陽侯遷大鵠帝數幸其

穴館名渭陽

世說云魏明帝築館於甄氏謂左右曰

情鍾舅氏宜

並受寵榮

後漢樊儵曰陛下此館之與

榮一宗五侯時侍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不許封

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

爵

又馬防廖光並明德后兄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太

薄昭仁善

史記代王薄太后弟昭從如代大臣郭

况謙恭

後漢郭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

兄弟退讓

史記實后兄弟建弟廣國為退讓君子

不以尊貴驕人

父子謹恪

後漢樊宏世祖之舅封壽張侯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子儵謹約

有父風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其後楚事發覺帝念儵謹恪故其諸子得不坐

史丹

寤主

漢史丹以外屬恩元帝時位至三公輔導副主掩惡揚善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

太子安母

傅喜守節

漢傅喜傳太后從弟太后節封與政喜數諫之介然守節

公賜宅

漢寶后厚賜弟廣國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置丞守冢

白帖云漢皇后

親卒皆置園邑

**增**獨以女賤

山堂肆考曰漢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

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

宮親屬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我兄弟獨以女賤

弗

緣內寵

唐書曰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

終宴侍

玉堂

曰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也自寧州歸太祖太宗皆其甥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太后臨席祖宗以渭陽之重

帝戚部

謝益貞白集卷六

外戚

終宴侍焉又前拜為壽樂人致辭曰前殿展君  
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  
觀宋史曰曹侑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  
上觀太皇太后宜少憩內東門朕當自啟已而召入歷  
蟠桃亭再陞殿乃退大椿所出微山堂律考曰漢文帝  
君厚賜田宅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於是乃選士之  
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無敗家唐書曰太宗檢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為無敗家唐書曰太宗檢  
觀時戚里盛德事合璧事類曰元和七年三省請用  
無敗家朱氏皆舉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故深自抑損如故  
今高氏朱氏皆舉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故深自抑損如故  
無此例呂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氏故深自抑損如故  
事何后曰外家思澤方欲裁損外戚表唐書曰吳湊  
可又增長乎大防曰此盛德事損外戚表唐書曰吳湊  
也由布衣與兄淑一日賜官皆等而奏畏太誠乞解太  
子詹事換檢校賓客湊才敏而謙畏官兵部尚書及  
屬病不內醫巫曰吾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非  
十尚何求先是街樾稀殘有司時榆其空湊曰榆非人

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  
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  
有罪過為世純臣宋史曰曹侑字公伯彬之孫光獻  
外戚表云善奕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  
而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犯難反唐書曰朱泚  
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  
援德宗顧左右無敢行者時吳淑遷大將軍願往謂人  
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即日齋詔具道帝待以不疑  
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具道帝待以不疑  
者而泚業僭逆故不得與議朝政自成祖而後曰明  
留淑不遣卒被害初太皇太后下詔裁彭城伯張景左  
不選公侯家正統初太皇太后下詔裁彭城伯張景左  
都督張昇不得與議朝政自後雖爵至公侯位為師傳  
亦優游食祿未嘗干朝廷事唐書曰寶威從子抗場  
奉朝請而已未嘗干朝廷事唐書曰寶威從子抗場  
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諾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  
歸長安高祖見之握手喜甚因置酒為樂授左武侯大  
帝咸部

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內從容談笑極平

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

嘗干朝三世追王宋史曰徽宗追念向太后不已乃

廷事三世追王數加恩兩舅宗良宗回皆位開府

儀同三司封郡王自敏中以上世為后族特薛禪姓

三世亦追封王爵非常典也世為后族特薛禪姓

李思忽兒弘吉刺氏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

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曰李兒台太祖起

獻皇后子曰薛禪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皆與有功

丁亥賜號國舅按陳那顏壬辰賜銀印封河西王以統

其國族有旨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

每歲四時孟月聽讀所賜旨世不絕自太祖時分賜

農土至元至二年幹羅陳萬戶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

於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

可建城邑以駐夏帝從之遂名其城曰應昌路元貞元

年又請以應昌路東七百里創建城邑以駐冬復從之

名其城曰全寧路又給濟寧路十六縣汀州路六縣永

平路六縣其應昌全寧等路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

官屬皆得專任其陪

臣而王人不與焉

七族六姓

族皆后黨呂寶衛官

霍許王是為七族東京六姓亦  
十妃三后山曰竇氏自

唐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  
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

以姻戚進帝曰公原借明光宮  
暑從上借明光宮

奪沁水園後漢竇憲恃宮掖聲勢請  
取掖庭女王根

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王子都  
刺都鄉侯齊鳩王子都

國憂得幸太后竇憲懼分公省  
治第起山漢外戚傳

曰五侯初起曲阿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註云從長

安至遊觀治道  
又云王根遊觀射獵使奴從被甲持

杜陵遊觀治道  
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張

發民治道百許史丁傳  
漢自宣元成哀外戚與者許

姓苦其役許史丁傳  
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

將窮貴樊郭陰馬  
後漢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極富樊郭陰馬  
子弟並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

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王氏五侯漢元后兄弟王譚

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梁家三后後漢梁

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門三

增 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 占奏俚近

孝明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先輝

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即

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累遷河中鳳翔節度使七

年來朝占奏俚近帝失所望自是不復委方鎮矣

四十餘使 唐書曰楊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

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剝相甚

又便倭專徇帝欲及馬嵬被殺予四人及妻裴柔皆先

殺後見 五使並除 張堯佐温成皇后世父也温成方為

仁宗祀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使

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諫官包拯等言陛下即

位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

羣口竊議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李官亟命追寢

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使酒任氣楊景宗

議不許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使酒任氣章惠太

后弟也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為人患

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殿通判仆地帝深戒無飲酒景

宗雖書座右戀嫖恩寵宋史曰張堯佐起寒士持身

頃之復醉戀嫖恩寵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

甲進遽至崇顯戀壽寧兄弟並寵明昭皇后母儀奕

張氏得封二伯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會昌總領團

張延齡兄弟並寵李夢陽上書指斥會昌總領團

營會昌總領團孫繼宗以元舅總團營兵馬

亦明制之豈獨女子富貴唐書曰獨孤懷思元貞皇

大變也豈獨女子富貴后弟也隋文帝獻后以姪

養宮中及唐高祖受禪擢工部尚書遣為將性貪寡算

畧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思稍怨望高祖嘗

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當爾耶懷恩內喜以為天

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豈獨女子能富貴也因謀亂

帝威部

伏誅 因緣椒房致此 合璧事類明皇雜錄曰楊國忠嘗謂容曰某家起細微因緣椒房致

此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 鬻割奴婢 宋史曰王繼

致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 同母弟也性克率無賴領彭州防禦使乾德四年為部

曲所訟解兵柄為彰國節度留後繼勛自以失職嘗快 快專以鬻割 發冢日月 唐書曰天寶九載復詔發掘

奴婢為樂 薛禁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 頭顱

初韋后號元貞慕為禁先陵而陵與尉名合云 墮地 山堂肆考曰東漢安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

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絃盈金積貨及 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 耄嬰頸血 唐書

曰武韋諸族耄嬰頸血 原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並見

前 增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竇氏專縱丁鴻進諫 唐書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 壽寧建昌能

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

貴 其樂不過狗馬聲色 其威怒不過行閭闈

弁山堂別

集

**原**外戚之助 肺腑之親 戚里 外屬 貴戚

外姻

帖

淵鑑類函卷六十